

名家随笔

清明之源

谭曙方

2008年清明前夕，绵山云峰寺山崖在阳光下如镀金一般闪亮。身着黄衫的方阵锣鼓队，随着指挥者手中的旗帜一抖，寂静的山谷骤然喧腾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有头上绑了红布条的“飞人”，从抱腹岩令人目眩的高顶上纷纷援索飞身而下，旋即在一片爆响的掌声与欢呼声中，灵巧如燕地跃动身躯，将一个个祥铃挂在抱腹岩突出的壁顶。铃者，灵也。这一年，中国寒食清明文化节高层论坛于绵山隆重开幕。从这一年起，清明节被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。与会代表相聚绵山介公祠，举行了隆重的“公祭介子推大典”。冯骥才先生说，我来到介休绵山，有种奥运圣火在希腊雅典古奥林匹亚遗址点燃的感觉。我们要在民族节日（清明）的发源地把火点起来！

绵山，又称介山，地处山西省中部，坐落于汾河之东。云峰寺也叫抱腹寺，就安卧在抱腹岩内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到，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。抱腹岩天下罕见，高约60米，长约200米，似一位巨人弯下腰来，其倾斜而伸出的胸臂犹如大型体育馆天花板，抱诸多殿宇群于其内，可纳万人而不拥挤。有碑文载，抱腹岩挂祥铃始于唐太宗李世民，唐贞观十二年（638）长安大旱，李世民向绵山求雨，长安一带果

然普降甘霖，为感谢田志超高僧，李率众臣上绵山拜佛，但抵达绵山时，高僧已圆寂，李世民仰天长叹：此行空望佛矣。有大臣曰，铃者，灵也。李世民遂命人在抱腹岩挂了祥铃，以还其愿。由此，抱腹岩挂祥铃成为当地一种传统文化。1940年，日军在绵山放火烧山，因当时县政府迁移绵山中。这一把大火将2000余年积淀下来的古寺院大都烧为废墟，进山之路日渐荒芜。天下名山僧占尽，这个被众教高人、古代帝王、文人墨客钟情的人间仙境，似乎在伤痛中与人世隔绝，那无峰不奇、无水不秀、无洞不幽、无道不险的天然魅力，幽闭在深山中而不被人识。大山一睡就是半个世纪。

20多年前开发绵山时，有数千人的建筑队伍开进绵山，文明之火燃烧不息。千年之前，诗人贺知章在这里流连忘返：“常见门前涛沟水，不思他山镜湖泊。”然而，绵山不过是大自然造化一角，其真正魅力是古圣先贤介子推，他的德行受后人敬仰、推崇。

有一年夏日，我一大早孤身走进了栖贤谷，此谷幽深，头顶崖缝将日光挤成一线，脚下泉流如注。我手抓崖壁铁链，脚踏晃晃悠悠栈道，一步步攀援而上，去寻山顶介公墓，脚下哗哗流水似仍在诉说那个久远的悲壮故事。

千秋相传，介子推母子就是穿过栖贤谷最终到达归隐之地。介子推是古中国唯一以山、县、节、俗铭记的人，介山、介休、寒食节、清明节，均与介子推密切相连。自古有人说，南有屈原，北有介子推！春秋时期，介子推随晋国公子重耳在异国他乡流亡19年，割股奉君，功不言禄。重耳回国后，介子推希望他做一位清明国君，但见诸臣邀功争禄，耻与为伍，就背了母亲到绵山隐居。晋文公绵山觅贤，为逼其出山，放火焚山。介子推守志不出，被火烧死于山林。文公追悔莫及，将这天封为寒食节，纪念介子推。唐代诗人卢象有诗：“四海同寒食，千秋为一入。”

中国寒食清明文化节高层论坛诸多专家学者共识，寒食节清明节起源于绵山，清明由寒食、上巳、清明三节合一来，是一个多来源节日，其特殊意义在于既有祭扫、寒食等感伤内涵，又有踏青亲近自然的活动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那是在黄昏，我站在云峰寺120级台阶下面，仰首望着抱腹岩顶部那些密密麻麻的祥铃，心想不知是哪个年代的“飞人”挂上去的。风吹铜铃的叮当之声既深沉悠远又圆润悠扬，回荡在寂静山谷的是哀愁，弥漫于心间的是神往……

故乡五坡在晋源区最西边的一座大山里。它被群山环抱，被森林呵护，春、夏、秋三季，景色绮丽，处处迷人。它最美的季节，就是春天。这个时节，最先让你感到春意盎然、生机勃勃的，就是那漫山遍野盛开着的山桃花。

山桃花一旦盛开，就像天神点燃的暖春圣火，在故乡的每一面向阳坡上，在我的心里、梦里，开了！

山桃花开的时候，兴奋、快乐就会整日陪伴着我。每当这时，我好想知道，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山桃树一次次战胜高原严寒，一次次从肃杀万物的冬天走来，以非常饱满的热情向春天的怀抱扑去，让自己粉红的花朵早

山桃树醒来了，它们的苏醒首先从被严寒冻得褪了颜色的那些枝条上开始。在初觉温暖的日子里，它们疲惫的身体开始恢复，似有血流回潮，一天一个新样，也就半个多月，整株整枝的颜色就由灰到青，青里透红，红中露白，大变了样了。然后是花蕾，在枝条上的每一个叶芽处就能看到。它们毛茸茸的，先是绿豆大小，接着一天一天见长，等长到红皮花生豆大小时，花儿就开了。也是奇特，究竟是谁给它们发出了统一行动的信号呢？怎么说开就开，一夜之间就都开了。围绕着我那小山村，在每一面向阳的山坡上，就全是粉红妖艳的山桃花了。其实

云南拍鸟记

王淑梅

不久前，在女儿女婿的支持鼓励下，我和先生老许开着车，带着小狗团团，从太原出发了。我们穿过秦岭137条隧道，跨过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等，直抵云南中缅边界的热带雨林。往返历时26天，行程近7000公里，不为游山玩水，也不为欣赏名胜，只为圆老许的一个梦——拍鸟。七八年了，老许一直心心念念想到云南拍鸟。鸟友们都知道，云南是鸟的天堂，是酷爱拍鸟的人必去的打卡之地。

此行老许将100多种从未拍过的鸟收入镜头中，成就感满满。

我们在百花岭拍到的鸟种最多。百花岭，一个坐落在云南保山高黎贡山东腰坡的小山村，天然的立体气候孕育了不可多得的动植物资源。据说在这里的鸟类多达400余种，占到了全国鸟类的1/3以上。来到村里的当天，老许就在“鸟导”小张的带领下，首先来到了种类最多的二号鸟塘。看到眼前飞来飞去的各色小鸟，老许简直目不暇接，支起相机啪啪拍个不停。晚上回到民宿一数，呵！短短四个多小时，就拍到了30多种鸟，三天下来，他一共拍了100多种以前没拍过的鸟，真叫个过瘾。

与百花岭相反，在昭通的大山包，老许只拍到一种鸟——黑颈鹤。大山包是国家珍稀濒危动物黑颈鹤保护区。正值冬季的大山包虽没有春季的花海、夏季的绿茵、秋季的壮美，却因1800多只黑颈鹤的到来平添了一番别样的景致。为了不惊扰黑颈鹤的正常生活，保护区修建了一个地堡式长廊，有好几十个窗口供人观赏或拍鸟。在丝丝寒意里，老徐一口气拍了两天。我问他：“拍来拍去就这一种鸟，不觉得枯燥吗？”他说：“你不懂。虽然拍来



双角犀鸟

许鹏摄

拍去都是黑颈鹤，但是你仔细看，有的一家三口在一起，有的三五成群在嬉戏，多像人类的生活，而且清晨的奋力起飞，暮色里的回归，姿态各不相同，各有各的美！”看老许神往的样子，你就明白了，退休后的他为什么从不觉得孤单。

我们还在香额湖寻觅一只鸟。香额湖面积不算大，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城近10公里处。湖里栖息着一只国内罕见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铜翅水雉。据船工讲，就在前几天，一位俄罗斯摄影爱好者拍到这只铜翅水雉在湖面戏水的照片，在俄罗斯以120万卢布的价格被拍卖，足见其珍贵了。

那天，我们坐在用十来根竹竿绑成的竹筏上向湖心的一片浮草划去。那只铜翅水雉就常在这片浮草上觅食活动。由于湖面开阔，加之有风，一篙下去，竹筏只能划行几步，一会儿风更大了，竹筏不仅不前进，反而在原地打转甚至倒退。因距离较远，很难在众多的小鸟中捕捉到这唯一的一只且身长仅30多厘米的小鸟。眼看一个小时的租船时间到了，船工便和老许商量，今天怕是拍不到了，不行明天一早过来吧。拍鸟心切的许哪里肯轻易放弃，硬是让船工把竹筏一点点靠近水草，而他则举着相机一动不动捕捉着远处鸟儿的每一个细微动静。三个多小时过去了，终于在下午五点多的时候，这只小鸟出现了，更没想到的是就在太阳落山的那一刻，逆光版的铜翅水雉终于定格在了老许的镜头里。



山桃花盛开的地方

闲人

早地在春天里喷射生命的烈焰。

黄土高原的冬天很冷，我每次在严寒中见到它们，大片大片的山桃林已经被西北风侵袭得一叶不剩；一棵棵山桃树受尽摧残，支着瘦骨嶙峋的身躯在寒风中苦苦挣扎；一条条干枯了的灰色枝条任严寒随意杀伐，折一截，干枯的，再折一截，还是干枯的。满目萧瑟的景象，让人很难想象在它们已经僵硬了的身上，还能不能找到生命的气息。

谁想，春风一吹，它们又醒了，就像是舒舒服服地山坡坡上睡了一冬好觉，听春召唤，自然醒了！于是，一株株应时而动，便都嫩蕾新吐、老枝新颜了。

呀，走出村去，爬到每一座山顶上，居高临下放眼望吧，在所有的向阳坡上，都有山桃花在开放，远远望去，雪白雪白的。

等走近了再看，会发现多数的山桃花其实是粉红色的。少数的纯红、纯白，那绝对是它们中的奇葩。没有一片叶子衬托的山桃花，以自己纯真、赤裸的粉红火焰开放，开进渴望早日春暖花开的人们心里。

山桃花就这样开了，它的开放总给人以温暖、欢快之感，让人觉得春天总算是真正地来了。

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，每到山桃花开的季节，我的心里、梦里便都是它的美貌。